



東漢書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五

列傳

趙世家

武靈王

魏

武靈王沙丘之亂乃去趙國趙肅王然齊在自下士先
 郭院以招賞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遂委質為臣
 王以為亞卿是時齊僭王強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
 為帝諸侯皆欲背齊而服於齊僭王自矜百姓非堪於是燕
 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
 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各趙懼秦餘孽曰趙魏
 司以伐齊之利諸侯皆言齊僭王之暴皆爭與燕伐齊樂毅為
 將軍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
 齊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于臨菑齊僭王走保於莒樂毅

入也當取其在財物器器輸之燕二昭主封樂毅為昌國
 君使使致後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齊五歲下齊十
 十餘城獨言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去
 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
 齊城不下者兩城耳樂毅去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
 趙封樂毅曰望諸君車卷以擊燕於燕齊二田單後去騎劫戰
 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盡復得齊城而迎哀王於魯
 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趙用樂毅而棄燕之弊以伐燕乃使
 人諂樂毅且謝之曰先王幸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
 王之讎先王棄群臣棄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畏讎於
 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為寡人有隙遂指燕掃地
 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者乎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遣使走趙今足下使人致之
 罪臣切觀先王過幸以齊為事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受命數年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月王請而走高僅以自免自五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割地而封之使得此小國諸
 侯臣切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先罪是以受命而不辭臣
 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諫聽於
 閻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賜之幽美而浮之江夫免身立功以
 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謀謗隨先王之名臣之所
 大恐也膽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流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
 唯君王之留意焉

復以樂毅學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後通燕趙以為客卿
樂毅卒於趙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大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至父復讓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
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喜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
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萸公毛萸公教樂瑕
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樂公樂公教於齊高家膠西為
曹相國節

報國東讓入臣所无連兵五国濟西為墟燕王
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戲問問臣繼將秀規不偷
諫于史曰各依王无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之
合諸侯破齊殺屠王至全文且之富而歸之燕狗奔五年十七
十餘城往官即墨未服兵於外而燕人无
議其所以鎮

而决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而耳
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
實也

廉頗趙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
之取晉陽今山西陽泉縣圍邯鄲今河北邯鄲縣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
諸侯趙相如者趙之官者令參贊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
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求人可
使報秦者未得臣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使臣嘗有罪
欲亡走燕相如止臣臣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
程臣子曰願結交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

多戰
不割
完璧
歸趙

取留君而東君漏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臣從其計大
士亦幸赦臣其人勇士有智謀且可使於是王召見閼閼相如
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
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必
元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
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
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視秦王无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一二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
必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
秦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臣觀大王无意償趙王城
臣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
以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許謝周請召有司
案罪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城實不可得

歸璧
秦強
趙弱

五日趙王先璧時齎戒五日大王亦齎文為戒五日設此
延則則曰仇質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
日會相如廣以傳舍相如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之
秦王支曰五日後乃引趙使者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強而
趙弱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之豈敢置璧而得罪於大
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因曰今殺相如
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相如既歸趙
王以為賢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王使使
共曰生趙王欲与王為好會於西河外離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
頗謂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
送至至增与王訣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
北河之流與秦王會離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
王鼓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

秦王
為趙
王學

趙王鼓瑟龍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
一土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饒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
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拔匕首叱之左右皆辟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統相如頓首謝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鐘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
城為秦王壽龍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
終不能加勝於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
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徒以口舌為
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君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称病出治事
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今君與廉頗同列而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相如曰公之視廉頗將軍功高
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將軍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
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
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充秦伐韓圍魏與王召廉頗而
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險狹
壁高兩鼠聞於中將勇者勝王乃召奢救之去邯鄲二十里
軍關與下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
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
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充秦伐韓圍魏與王召廉頗而
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險狹
壁高兩鼠聞於中將勇者勝王乃召奢救之去邯鄲二十里

不殺
秦軍

今日有以軍事練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尺振
秦軍營留二十八日不行益增糧食而遣之間報
秦將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關
與五十里而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蹙曰秦人不意
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策其陣以待之歷復請先據北
山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登山不得上奢縱兵擊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之圍趙惠文王賜奢號馬服君以
歷為國尉與廉頗相如同位後李成王立秦去趙兵相距長
平時趙奢已死而廉頗相如病甚趙惠文王賜奢子趙括
趙軍固壁不戰秦將廉頗不肯秦間言曰秦所惡獨馬服
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趙三因以括為將廉頗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廉頗柱而戰秦必括其詐讓其父書傳不知金也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必曰天下莫能當者不能戰也

趙奢

秦軍

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
其父為將所賞賜者不以予軍吏士大夫今括為將王所賜金
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即有如此不稱妾得元隨坐乎王許諾趙括
既代廉頗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
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
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方之眾遂降秦秦悉
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得脫賴楚魏諸侯求救乃得解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
之謀擊趙趙使廉頗將擊殺栗腹遂圍燕薊割五城請和廉頗
之免長平婦也客尺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限矣
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

廢司馬尚後三月王前戰趙趙意廣趙王遷遂成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誰也歟死者誰方爾相如引壁觀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逼謀然士或法橋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敵國趙音退而讓頗多量太山其意皆勇可謂兼之
矣

清氣能之壯氣能之各竭義義道為唯雄和

聘返滹池好通首刑知懼而節推士受定策頗牧之功

廉于古史曰爾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

以礼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李道若使

君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士

之趙抗方與之秦其為力諫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

能用之而不能終終矣

田單

田單

田單之將也其宗人盡出其車軸末而傳鐵籠

戰死城中相與惟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

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招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

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樂毅畏誅欲連兵用面而

王亦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

代樂毅二二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

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下食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曰當有

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

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每出

必祭

必祭

必祭

必祭

約東必稱神師乃行反間令燕人剽所得齊卒及掘城外城
 即盡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
 神符士平分功妻妾編於伍行之間尺散飲食與士令甲卒皆
 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之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
 脂東蓋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五千二人因衝校擊之而城中
 鼓譟從之遂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齊七
 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罷政襄王封田單
 號曰安平君

田單將攻韋魯魯人連曰將軍不能害單攻魯三月不克乃問仲
 連對曰將軍之在即墨也坐則織黃立則杖棒為士卒倡也此
 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

有澠池之秦西有涓上之虜黃金橫帶以馳於涪澠之間
 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有心先生知之矣明日
 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揮鼓之翟人乃下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
 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
 相音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數女可其田單之
 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言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
 家為人灌園數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遂與通
 及言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言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
 君王右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畫音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
 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
 美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
 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

故浪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劫
樂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楹枝自奮絕
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
食祿者乎乃相聚如宮求諸子兵為襄王

齊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群

或眾五牛揚注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野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棟四單於即墨

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四單雖知事

之歲月兵殘食足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

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廷延樂毅

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魯仲連鄒陽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倜儻之書學不仕於世

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請為君言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於是
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非謂日秦用
二十等以戰備自強者謂之國也下謂之國也推使其士虜使其民彼節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為
為之民也吾將使梁及燕助之矣新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生
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相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相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披
將奪其地不肖而与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与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饒幸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女得晏然而已乎而

新垣
將軍
復言
軍必
辭讓
連壽
而無
君而
擢誅
城不
書也
齊其
連姚
大史

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之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
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三酣起前以千金為魯
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
君而去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將
擢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得魯連
書也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有隙忠謀欲降齊所殺虜
齊其殺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
連姚隱於海上曰吾言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為
大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志在布衣之也

列傳
然其比物連類有自悲者亦可謂抗且不能矣吾是以所之
列傳

魯連連上高才遠致難解紛解祿肆志表
推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讓見詆獄吏廉慎嚴訪時王所器
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從說行交台而能祿刑
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連辯論秦儀陵長街而
從函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快
矣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世固以來一人而已

鄒陽事見前漢書

賈生事見漢書

東萊先生增入正義書註史記詩經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增入正義書註史記詩經卷之十五

列傳

屈原賈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
嫺又音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今出則接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平屬草業未定朝諷諷諷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平不與因諷之曰王使屈原為
衆莫不知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
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諷諷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此思而作離騷云離騷者離別也騷也
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諷諷之矣上稱帝嚳下
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明道德之廢崇治亂之條貫靡不具

離騷

賈誼

補然皆祖屈原之... 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

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高騷天問招魂哀郢... 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

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竊為之哀曰漢賈誼為賦以弔屈原曰麻九州而相君何必

懷此故都誼之言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弃其君而之四方... 而誼教之以孔子孟子麻驪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

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復

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賈誼曰此奇貨可居

於趙子春亦諸庶孽... 陽夫人夫人無子能立適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

餘人子又君中不其見幸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

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六頃自曰必如君若請得公

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實客而後

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好以其物獻

陽夫人因言子楚賢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賢於諸

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與家屬徙蜀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
王駭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
以反斬年宮發更攻毒毒敗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
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聞者色
秦隱之寶曰不韋釣奇委質于楚楚陽立嗣邯鄲女乃衛
河南乃號神父從蜀懲誘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國守古史曰戰國推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
矣若二晉及齊皆以復秦得之所以取守皆非義也天方假
喪亂欲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秦不韋每與約
於子楚以亂且後六國未亡而秦亦先亡矣及至三出
秦公子於秦而後秦亦亡矣

才斷其微軌知其故哉

刺客

曹沫者魯人也曹沫自音則劇味声相與事魯莊公為將

海軍戰二取莊公懼獻遂邑之地以和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

盟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亦以其矣阻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

面視群臣之位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乃害侵地盡復

于魯且後百六十七年而有專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專諸自音則劇味声相與伍子胥之曰楚如吳知專諸

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吳王僚將兵圍楚之潛荊發兵絕兵

將蓋餘屬庸路兵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

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光伏甲士於宮室中而具酒

請王僚階階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酌

公子光詳為足疾請歸入寢室中使重諸置匕首魚炙之腹
中而進之既至則車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
亦殺專諸公子光立為王是為闔閭

諫者言人也

謂國策之文

故專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

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

魏合謀滅智伯襄子最然智伯然其頭以為鈞器謀逃趙山

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心為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更名姓為刑人入宮

墜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曰欲

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卒釋

去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黥吞炭為喑

謂國策之文行見其友其友泣曰以子之才而為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願不易耶何

豫讓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
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
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
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
事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
其自為計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
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
敢有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者軹陘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怨嚴仲子至門請奉黃金百鎰前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嚴仲子至門請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因言曰臣有仇竊聞足下義甚高聶政曰老母在

政身未敢以許人父之聶政母死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

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聶政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持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

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平政姊榮聞之乃伏尸哭極哀曰

政者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也

其來可與殺身之誅終城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

荆軻者衛人也博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人相尊重者謂

之曰荆卿好讀書擊劍長成後壯氣橫至燕愛燕之狗屠者及善擊

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者及高漸離飲於燕市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

秦亡歸燕丹故嘗質於趙而秦主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

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怒而

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

脅韓魏趙氏亦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

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

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

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弥以樊將軍

窮困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矜之交鞠武曰
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燕有田光先生可
謀鞠武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乃造太子
田光曰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
得結交於荆卿太子送至門戒曰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見荆卿
曰光切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荆卿曰謹奉
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勿泄
是太子疑光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
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太子避廢頓首曰
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秦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卅之私計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主使悉反諸侯慢也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十倍
遣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公外則

州之上願荆卿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荆卿
未有行意太子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
下豈可得哉荆卿曰今之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
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樊將軍有質九亭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別錄曰曹亢青勝之此奉獻秦主秦主必說見臣臣乃得持
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
之意荆卿乃私見樊於期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曰為之奈何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握其匈然則將軍
之仇報而燕身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今日猶今人言不乃今得
聞教遂自剄乃盛裝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
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白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

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三飲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人君遠未來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荆軻怒叱太子曰且
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
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
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為羽聲抗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荆軻就車而去至
秦厚遺秦王寵臣為先言於秦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
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
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
曰北省亦強矣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大王少假借之使
持事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取圖

之末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
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請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入
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
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
方環柱走卒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
軻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
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書曰荆軻刺秦王之謀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大怒益發兵詔王翦將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東保於遼東燕王喜斬太子丹獻之
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秦併天下高漸離更名

為人庸保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俚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
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
念又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鉞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前幸坐堂屋擊筑下與抗禮以為上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乃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
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
得近幸筑朴秦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
之人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及
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要無且游具知其
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
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荆軻之義也曹沫之義也荆軻之義也曹沫之義也

一與荆報主徐勳劾罪申免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攝夫增氣
一賢孔子疾之齊豹蔡公孫翻春秋皆以盜書而大名於世
一各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身而其
一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爾後諺為曹君報趙襄子有古
一復仇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則者
一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
一左氏攷之實非也飛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信小惠為
一不足恃唯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善者也而肯以其身事
一客之用乎

史記評林卷之十七

列傳

李斯

李斯楚上蔡人也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食不噉近人
 犬數驚焉恐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六公之憂乃勸
 曰人之賢不肖譬焉鼠矣在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李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无可與建功者西入秦為
 秦相又信侯呂不韋舍人任以為郎因說秦王曰孝公以來周
 室卑微諸侯相兼國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
 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
 業此萬世之一時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遣謀士袁鳳金
 玉以游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
 雖其君臣之信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

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既渠已而文見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請一切逐客國則言其利則無不新者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秦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國則言其利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國則言其利巴蜀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公昭王得范雎國則言其利穰侯逐華陽殽公室杜私門秦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為國則言其利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賢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秦之所國則言其利除逐客之令復秦之舊制國則言其利則天下皆歸秦矣

臣聞天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匹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國則言其利何以相故故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於相丞相謂其說絕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旨道古以善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本以非國則言其利所以非國則言其利故曰如此不察則主執勢辱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諸有文之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野為城邑所不去者毀樂國則言其利官別館周備天下巡狩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官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
 唱然而嘆曰苟即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聞巷之黔首
 一躍至此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解等得休息也言皆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宿
 解等得休息也言皆也未知安宿在何如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宿
 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奏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
 扶蘇以數直諫上主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與其
 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會咸陽而葬書已
 封未授使者始皇明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
 趙高及幸宦五六人知餘羣臣皆莫知李斯以為上在外崩子
 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轎車中趙高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胡亥曰明父知子父指命不封諸子何可書也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去高及丞相耳胡亥曰
 父死而子弟莫不慕也不奉少人詔而畏死是不孝也

史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趙高及幸宦五六人知餘羣臣皆莫知李斯以為上在外崩子
 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轎車中趙高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胡亥曰明父知子父指命不封諸子何可書也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去高及丞相耳胡亥曰
 父死而子弟莫不慕也不奉少人詔而畏死是不孝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趙高及幸宦五六人知餘羣臣皆莫知李斯以為上在外崩子
 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轎車中趙高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胡亥曰明父知子父指命不封諸子何可書也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去高及丞相耳胡亥曰
 父死而子弟莫不慕也不奉少人詔而畏死是不孝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趙高及幸宦五六人知餘羣臣皆莫知李斯以為上在外崩子
 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轎車中趙高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胡亥曰明父知子父指命不封諸子何可書也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去高及丞相耳胡亥曰
 父死而子弟莫不慕也不奉少人詔而畏死是不孝也

趙高
二世
二世
二世

主也。可不察焉。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濟者為明。
吏。二世曰。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是
殺人眾者。為忠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廷上
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以聞。言。君
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及盡通。說事。今
坐朝。聽事。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有以發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
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得
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怒。李斯。以為言。凡見丞相。曰。東門
盜多。今上急益發。緣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事在
賊。此直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
上不坐朝廷。高居深宮。有言者。不可傳也。欲見丞相。請
請。曰。若。或能諫。請。為。侯。一。高。請。者。以。其。趙。高。之。傳。二。世。乃。為。之。

二世

趙高

趙高

趙高

二人告丞相。丞相。相。與。高。曰。上。謂。加。此。者。三。二。世。自。言。當。為。之。
日。眾。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國。事
故。則。相。自。少。我。請。以。我。為。也。趙。高。因。曰。丞。相。亦。望。裂。地。而。王。乎。
相。長。子。李。由。為。三。川。守。拜。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也。
盜。公。行。而。三。川。城。守。不。肯。擊。高。怒。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案。與。
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
三。川。守。與。盜。通。謀。李。斯。因。上。言。趙。高。之。短。二。世。曰。趙。高。為。人。精。
廉。濁。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賄。
人也。无。識。於。理。今。自。欲。无。厭。求。利。不。止。列。勢。以。主。求。欲。无。窮。二。世。
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
已。死。丞。相。即。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為。郎。中。令。趙。
高。按。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嘆。二。世。乃。使。高。按。丞。
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屠。殺。痛。自。誣。服。斯。

論新
漢書
卷三

漢書
卷三

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
之病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乘去不奏二世使
人驗斯斯辭服奏當上一二世喜曰微趙高幾為丞相所賣二世
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以復免豈可
得乎遂與子相哭而夷三族高為中丞相事无大小輒決於高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
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
祀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
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曰天子无故
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
出居甘泉宮之宮置一曰趙高部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
火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忠懼高即令自殺

漢書卷三

之卒自官莫然從上殿殿使讓者三高自知于意諫
非亦召始皇弟授之爾蘇林曰一云召始皇弟授之爾
弟子嬰即立患高因召入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
立與妻子自係其頸以俎降軹道旁項王至而殺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璽以輔始皇卒
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得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
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而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
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漢書卷三 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乃功立名遂置酒

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聖國喪身誅本同未異

漢書卷三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

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

外當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
暴非斯美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
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
滅非不幸也古史注曰此傳載趙高殺二世子嬰殺趙高身
秦本紀少異而兩存之以廣異聞云

蒙恬

蒙恬其先齊人恬太父蒙驁音趙鄒自齊事秦昭王為子
曰武王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音趙恬弟毅始
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
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軍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固
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凌海而
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信之
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許蒙毅位三年出則參乘入則

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許蒙毅位三年

以善而蒙恬將領之謀謀信於始皇故上蒙恬
趙高者世卑賤有大罪秦王之蒙毅法治之毅不敢向法當
罪死帝以高之數於事也赦之後其官復始始皇欲游天下道九
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音道谷千八百
里道未竟治車馬高得幸於胡亥故立之又然蒙毅因有賊
心乃賜丞相李斯公子胡亥等請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
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胡亥
欲殺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怒之因為胡亥忠言欲以
成音胡亥聽而秦蒙氏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子嬰進諫
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幽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死又遣
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
史恬曰今臣將兵三十餘萬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
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恬冒然太息曰

我何異於天无過而死乎良又徐曰格果國當死矣起臨此屬
之遠東城墻高餘里此其中不能无地脈哉此乃格之
集也乃春與自故

大和公曰吾通此道自具道歸行觀家格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壘此道各道其道固難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
未定陳涉等未定秦亦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讓振百姓之急者
老存孤豈能樂秦之如而用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有其
何乃非地脈哉

齊魯六書曰秦之秦後內攻齊魯城首築方里安邊趙高
橋而扶蘇死趙高殺之何非秦之人是憐呼天欲討三代後然
則子曰史曰夏氏為秦人其後使其所處秦多矣子孫以无
罪我死此天意也秦少長味之役竭民力滿地脈自知者
而後以地脈行秦之秦不取天倫合取秦

期此其所以不免者哉如皇廟於琅邪使數靈精川以
少正而崩使數尚存則趙高李斯斯廢滿之謀殆不能強嗚呼
天之放發人謀固云所復施耶



東萊先生增入正義音註史記詳前卷之十七

西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table or index.

卷之三